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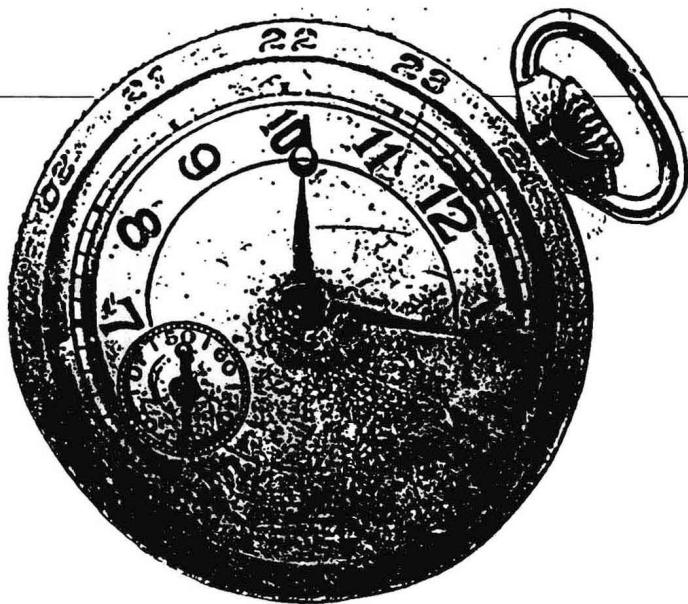
口述歷史叢書(52)

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 職業婦女 ——訪問紀錄——



訪問／游鑑明
紀錄／吳美慧、張茂霖、黃銘明
蔡說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52)

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

訪 問／游鑑明

紀 錄／吳美慧、張茂霖、黃銘明、蔡說麗

設 計／林朝宗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電話：(02)27822916 • 27824166

郵撥帳號／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27898208 • 傳真：(02)27898204

排版印刷／久裕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桂林路 96 號

電話：(02)23066705

定 價／平裝新台幣 300 元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初版三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671-198-3 (平裝)

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

職業婦女

訪問 紀錄



訪問／游鑑明

紀錄／吳美慧、張茂霖、黃銘明、

蔡說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出版



弁 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籌備時期，即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為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為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為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紀錄或有語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尚祈讀者賜函指正。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

目 錄

弁言	2
壹、尹喜妹女士訪問紀錄	9
一、家世	10
二、就讀楊梅公學校	13
三、立志成為白衣天使	16
四、考入日赤醫院護士養成所	17
五、接受助產士訓練	25
六、日赤醫院服務	28
七、廣東尋根	33
八、臺大醫院服務	35
九、戰地護士之夢	39
十、高雄就業	44
十一、重返臺大	45
十二、護理制度的更新	49

十三、光復初期的護理教育	51
十四、漫長的陞遷過程	52
十五、護士主任任內的重要措施	56
十六、赴美開會與退休	58
十七、幫助兩所私立護校	59
十八、護理團體與國際交流	61
十九、婚姻生活	63
二十、護理工作對家庭的貢獻	69
二十一、回顧	71
貳、邱鴛鴦女士訪問紀錄	73
一、家世背景	74
二、求學經過	74
三、教學生涯	77
四、婚姻和家庭生活	80
五、參政生涯	86
六、附錄：賴惠卿女士（邱鴛鴦女士之女）訪問紀錄	91
參、林莊季春女士訪問紀錄	101
一、家世背景	102
二、求學生涯	105
三、返臺與開業	111
四、結婚與家庭生活	115
五、感想	119

肆、林蔡素女女士訪問紀錄	121
一、家世背景	122
二、求學時代	123
三、作育英才	128
四、步上地毯的那一端	129
五、家庭生活	132
六、致力婦女工作	141
七、走向政壇	152
八、出任北港建築信用合作社經理	168
九、加入紅十字會	170
十、晚年生活	171
伍、林蔡婉女士訪問紀錄	175
一、家世背景和童年	176
二、在臺求學過程	179
三、結婚與家居生活	186
四、至日本留學	189
五、回到臺灣	195
六、藥劑師生涯	198
七、家居生活	202
八、社團活動	204
九、退休生活	208
十、感想	216
陸、陳石滿女士訪問紀錄	217

一、家世	218
二、立志求學	220
三、就讀臺北第三高女	222
四、赴日留學	225
五、結婚與開業	230
六、創辦宜蘭縣婦女會	236
七、參政	240
八、繼續行醫與因病退休	246
九、家庭生活與子女教養	247
十、回顧	251
柒、陳愛珠女士訪問紀錄	253
一、家庭背景	254
二、求學經過	257
三、成爲小學教師	262
四、婚姻與家庭生活	270
五、投入幼教工作	275
六、社會教育活動	277
七、擔任羅東鎮婦女會理事長	280
八、參與地方政治	281
九、創立宜蘭縣幼稚教育學會	282
十、教學生涯回顧	282
後記	284
索引	286

尹喜妹女士訪問紀錄

尹喜妹女士，民國二年生，桃園中壢人。曾就讀楊梅公學校（民國十七年畢業）、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看護婦養成所（民國二十一年畢業）、臺北醫院助產士講習所本科（民國二十二年畢業）。曾任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助產士和護士（民國二十二年～二十五年）、廣東博愛醫院護士（民國二十五年～二十七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民國二十七年～三十二年）、海南島醫療隊護士（民國三十二年）、高雄海軍燃料廠醫務室護士和助產士（民國三十二年～三十四年）、臺大醫院護理部護士長（民國三十五年～三十八年）、臺大醫院護理部督導員（民國三十八年～四十二年）、臺大醫院護理部副護士主任（民國四十二年～五十四年）、臺大醫院護理部護士主任（民國五十四年～六十二年）。目前退休在家。

訪問 / 游鑑明

紀錄 / 黃銘明

時間 /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六日、十三日、二十日、二十八日

地點 / 臺大醫院護理科

一、家世

我是客家人，祖籍廣東省惠州府歸善縣。光緒年間，十一世祖攜眷來臺定居。民國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日本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我誕生在新竹州中壢郡楊梅庄頭湖七十七番地，就是現在桃園縣楊梅鎮的鄉下，距離楊梅街上大約一個鐘頭路程，四面都是稻田，晚上非常安靜。

我家世代務農，但是田地並不多。我父親尹榮清有三兄弟，所以我家的田地只佔祖父傳下來的三分之一，早期因為二叔尹榮才在當時的臺北醫學校（後改爲臺北醫專，即臺大醫學院前身）就讀，三叔還年輕，所以田地都由我父親負責耕種，除了養活我們一家大小，還要供二叔唸書。由於人手不足，我家還另外請了一位客家長工，住在家裡幫忙農事。

我母親彭定妹也是客家人，

她沒有纏足，處理家務或幫忙農事都相當方便。對我母親來講，最主要的日常工作還是處理各種家務，除了買菜和料理三餐（農忙時下田的人上下午還要各吃一頓點心，總共五餐）之外，還要養豬、養雞，自己也要種菜，早年還常常利用農閒時節和祖母一起外出採茶。農事方面，我們家的婦女基本上並不下田，只有收割時要幫忙曬穀子，以及插秧時幫忙把秧苗從秧地送到田裡去。除了養豬和養雞是我母親獨力負責（後來有嫂嫂幫忙）之外，上面講的各種農事和家務我都要幫忙，所以每逢學校「夏休」（放暑假），一般同學都很開心，我卻只要想到繁重的工作，就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夏天對婦女來講，最重要的農事就是曬穀子，曬穀子時最怕西北雨，一下雨就要趕快把穀子收起來，以免淋溼，所以我們不只是忙碌，也很緊張。

我父母總共生了六個兒子、

兩個女兒，我排行第五，上面有四個哥哥，因為已經連續生了四個兒子，所以我出生之後，父母非常高興，就為我取名「喜妹」。我長大以後很不喜歡這個名字，因為有個「妹」字，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客家人，可是父親說名字不能改，我也就沒改。

我父母不曾進過學校，也不懂日文，日據時代末期雖然強迫全民講日語，但並不十分嚴格，所以他們始終都不會講日語。但是我父親懂漢文，他曾經利用晚上或農閒時節的白天到附近的書房去上課，所以他寫信都是用漢文。

以前的風俗很奇怪，我有四個哥哥，我父母就有四個養女，本來是希望長大以後能「送做堆」，但是都沒有成功。這四位養女後來都嫁出去了。她們都是客家人，有的是我母親朋友的女兒，因為都比我年長，所以我並不知道她們是幾歲到家裡來的。祖父母原本和我們住在一起，二叔

在楊梅街上開業後，他們便搬過去和二叔同住，所以如此，除了不喜歡鄉下之外，也和我們家小孩太多有關。

我家早年經濟狀況不是很好，所以四位哥哥儘管資質不錯，所受的教育卻都很有限。我大哥和裕仁天皇同年（民國前十一年，一九〇一年）出生，大我十二歲，他很用功，公學校高等科畢業時，二叔已經開業了，他就去醫院的藥房幫忙，一邊工作，一邊唸書，後來參加教員養成（即教員培訓），成為代用教員（當時稱為「教員心得」）。至於三哥、四哥和大弟也都只有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尤其是三哥和四哥，他們唸公學校的時候，每年都考第一名，畢業後卻無法升學，非常可惜。我三哥對土木工程方面的工作很有興趣，人又聰明，所包的工程都做得很好，得到電力公司的信任，後來我四哥和大弟就跟著他一起工作。我小弟的教育程度比較高，高等科畢業後

就到日本唸工業學校，後來在日本定居。

我二哥是幾個兄弟中唯一沒有接受日本教育的。他今年八十九歲，還健在。不知道為什麼，他從小就被我父親送去書房學漢文，而且是在白天上課，算是接受了很正式的漢文教育。這在當時是很吃香的。後來二哥就在家裡幫忙料理農事，遇到天朗氣清的夜晚，偶而會邀三五好友，在我家的廣場上拉琴、唱歌，不然就是他到朋友家。這是當時農家生活僅有的一點娛樂。

我妹妹小我十幾歲，她很可憐，小時候因為出疹高燒，影響到智力，還沒入學就不小心淹死在家裡灌溉用的大水池。那時我在臺北工作，不住在家裡，想來就覺得她死得好慘！

我很幸運，因為是第一個女兒，不只父母親疼我，四個哥哥也都很照顧我，所以我從小和父母、兄弟的感情都非常好。小時候，父親只要有空，就會把我放

在肩膀上，帶著我玩。所以我的家庭氣氛可以說相當和樂。

我們的家族關係也很好。尹姓家族的土地並沒有連在一起，但距離並不很遠。印象最深刻的是住在附近的一位堂叔——我們叫他「漢叔」——幾乎每天都會來我家，和我母親也很談得來。那時農家的生活都很苦，平常大家最愛吃的點心就是蕃薯，他常常拿一大袋來，一煮就是一大鍋，大人小孩都高興。這位堂叔很有意思，他很會唱山歌，每次來我們家都是邊走邊唱，而且唱得很大聲，我們只要一聽到歌聲，就知道「漢叔」來了。

鄰居方面，我們那一帶每個住家的四週都是稻田，大家平常都靠兩條腿走路，對距離的遠近並沒有特別的感覺。附近雖然不全是尹家的人，但都是客家人，平常也都有來往。嚴格來講，我們的家境並不算太差，但是當時的農家談不上什麼衛生環境，情況大概和現在的大陸差不多。我

父親年紀大了以後，無法繼續耕種，就把田地租給別人，自己搬到湖口街上，居住環境才稍稍改善。

二、就讀楊梅公學校

(一) 本科

因為家裡沒有多餘的錢，我又是女孩子，所以父母從來沒有考慮過我的教育問題，我能上學還是靠大哥幫忙的。我十歲那年，他考上代用教員，在楊梅唯一的公學校——楊梅公學校——任教，該校位於楊梅街上，所以他平常也住在街上。有一天他回來，問我母親為什麼不讓我唸書，我母親也弄不清楚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上學，就說什麼時候可以去就讓我去，結果我大哥說：「我明天就帶她去！」我母親說：「好啊！」我就是這樣開始上學的。回想起來，我真是個土豹子，連自己到底是不是在開學時和其他同學一起入學都搞不清楚，

只知道自已很喜歡唸書，一有機會就拼命唸，所以我每個學期的成績都是甲等。

我並不是尹家第一個唸書的女孩子，像我二叔，因為當醫生，家境比較好，所以他的兩個女兒，也就是我的大堂姊和二堂姊就分別唸了公學校和新竹高等女學校（現在的新竹女中）。還有一位堂姑姑——尹有妹——是第三高等女學校畢業的，我唸楊梅公學校時，她就在那裡任教。儘管家族中不乏女孩子唸書的先例，可是和我年齡相仿的姑姑都沒有這種機會，所以雖然虛歲十歲才入學，但是對我來講，有書可唸就已經非常幸運了。

楊梅公學校的學生都是客家人，老師大部份也都是客家人，只有校長等少數的師長是日本人。學校規定要講日語，可是一年級的學生什麼都不懂，老師沒有辦法，上課時也會用客家話和我們溝通，二、三年級才硬性規定我們使用日語。

我那個年級有兩班，稱為甲組和乙組，乙組清一色都是男生，我們甲組則是男女合班，全班大約六十人，其中有十三、四個是女生。女生多半不會中途輟學，畢業之後還有四個考上新竹高等女學校，她們的成績都比我差，可是我卻沒有辦法升學，心裡非常不平，所以日後只要有機會，就想積極向上。我們班上的男生雖然不太會欺負女生，可是他們都很喜歡和女生開玩笑，所以我們都很怕他們。這些男生後來有兩個人學醫，一個已經去世了，一個現在還在楊梅開業；我們的級長（男生）畢業後去報考師範學校，但是因為眼睛有問題，沒有通過體格檢查。乙組方面，最有成就的同學曾經擔任過桃園縣長。

我們學校的女老師不多，連我姑姑在內，只有三、四個。除了三、四年級的裁縫課是我姑姑教的以外，教我們體操和珠算的都是男老師。我們班前後的三位

級任老師也都是男的，第一位是童老師，他很嚴格，會用很長的竹棍處罰學生。第二位是我姑丈，也就是我堂姑姑尹有妹的先生，他教了我們三年。第三位是我畢業那年才來教我們的古老師，他也是客家人，那時剛從師範學校畢業，很年輕，就像我們的大哥一樣，對我們非常好，對女生尤其照顧。

就讀公學校期間，我最喜歡的是歷史；雖然也學過兩年裁縫，可是後來都忘光了。老師方面，我最懷念的是古老師。記得有一次，古老師帶我們去遠足，目的地是現在觀音鄉海邊的燈塔，去的時候大家因為興奮，並不覺得路遠，回來時才發現又累又餓，女孩子的耐力更差，幾乎都要走不動了，老師家正好在路邊，就先帶我們回家，煮稀飯給我們吃，補充我們的體力。畢業旅行也是古老師帶我們去的，旅途中也發生一件令人難忘的事：我們去高雄旅行，旅社本來安排了一

間很好的房間要給我們女生過夜，想不到後來來了一對很有地位的夫婦，老板便要我們把房間讓給他們，叫我們睡在櫃臺旁邊，我們因此給氣哭了，老師不斷安慰我們，叫我們趕快睡，說只是一夜而已，將就一下，沒有關係。回想起來，古老師對我們女孩子實在很好；後來我在臺大醫院工作，適逢古老師生病到臺大住院，我便特別照顧他。

(二) 農業專修學校

公學校本科畢業之後，不用經過考試就可以直升學校附設的

農業專修學校。同屆和我一起繼續唸的女生只有四、五個，男生也不多，全班總共只有二十來個同學。

農業專修學校的修業年限是兩年，由於我只讀半年，這段期間並沒有在我的腦海裡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課程方面當然是多學了一些，可能是我們那一帶比較重視農業，所以本科五、六年級和專修學校都沒有家事和裁縫方面的課程；進入專修學校以後，學校還安排了農藝課，由一位學農的男老師指導我們按時到學民國十七年，尹喜妹女士（前排右四）自楊梅公學校畢業，時年十六。

